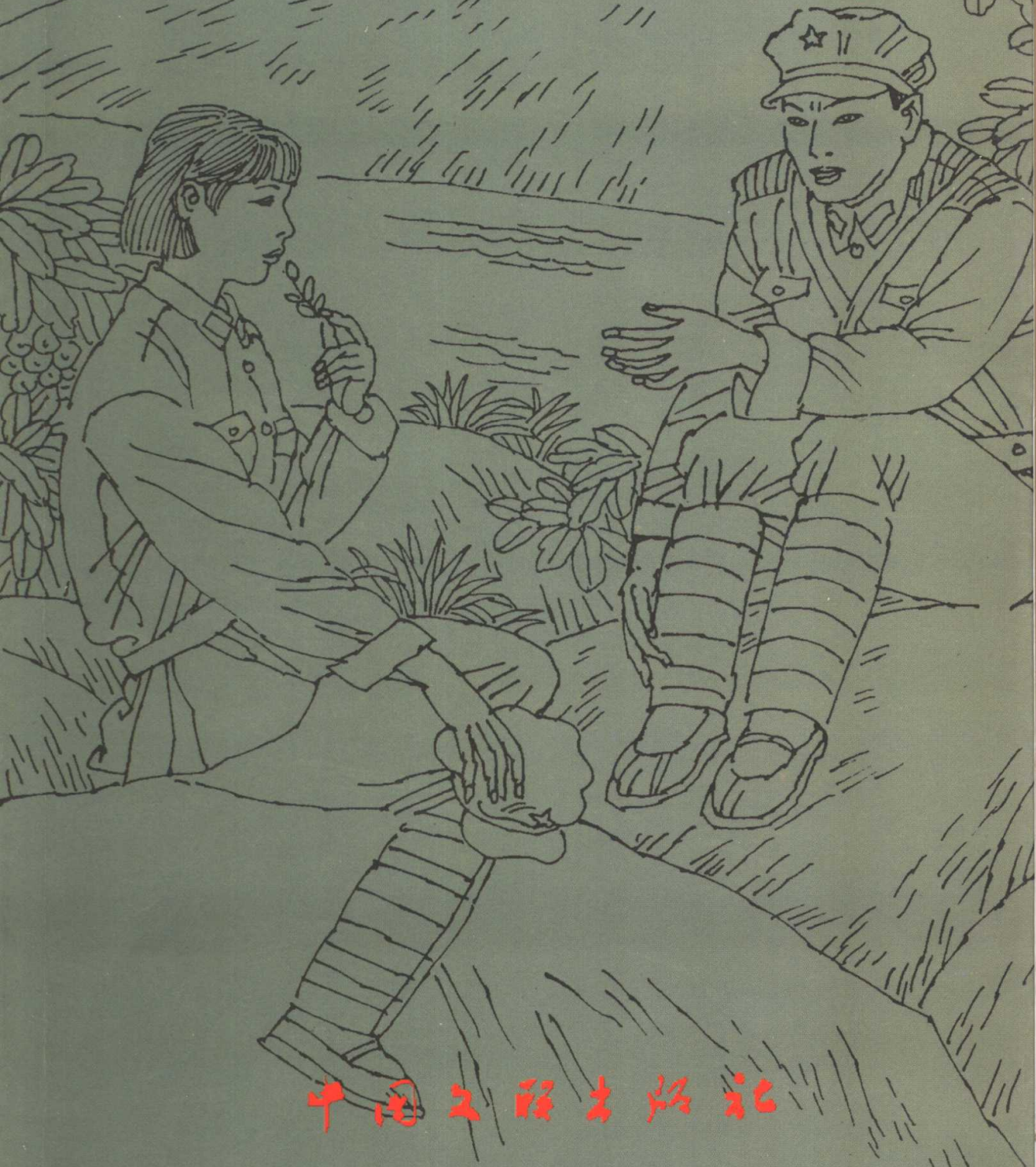


小将军轶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将军轶事

林 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将军轶事/林毅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5

(当代作家作品辑)

ISBN 7—5059—4271—9

I. 小…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606 号

书 名	小将军轶事
作 者	林 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阮增宝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山东旅游印务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71—9/I·3032
定 价	19.80 元

内容简介

姜飞虎，父被害，母被卖，为山民钟振山收养。钟振山会打枪，会武术，将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姜飞虎和他的独生闺女钟英霞。飞虎在钟振山的“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人生要创业不能败家”，“只有勤学苦练才能练出真工夫”等观念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位既能持枪打猎又有一身武功的少年。后参加了红军龙潭游击支队，在支队党委的培养下，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掌握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如艰苦奋斗与事业成功的关系，百折不挠与取得胜利的关系和“希望之光往往就产生在斗争的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等等。大闹桃花坪，坚持云帽山，巧战九龙口，智取老龙寨，……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战功卓著，成长为威震敌胆的少年英雄和智勇双全的少年指挥员，并随着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当他看到当年指挥他们作战的红42师师长王泰吉将军寄希望于青少年的诗后，无限感慨，说出了作出了他这位老将军对青少年一代要干事创业把祖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搞好的殷切希望。

作 者 的 话

我参加编写《西北红军军战史》的时候，曾访问过许多曾在西北红军里战斗过的军政首长和老同志，他们讲过许许多多西北红军少年共产主义先锋连里的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原西北红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将军也曾在他的遗作《困顿漫语》中，写诗歌颂过他们。至于这些少年英雄的真实姓名，家乡住处，由于年深月久，人事沧桑，许多都已忘记，已无从查起。但他们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推翻剥削阶级政权，建立新中国，那股子专心致志，一往无前的拚搏精神，却是感人至深的。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叱咤风云的英雄战绩，将永远教育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这些少年英雄大部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幸存下来的一些同志，则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长期战争生活的锤炼，大都成长为共和国的党政要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为了使他们的英雄事迹不致失传，以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作者将素材加以整理，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献给当年南征北战现今年老志坚的革命老前辈，寄希望于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长征的青少年朋友们。

小将军 轶事

引 子

峭岩险道，削壁深潭。一个醉汉由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行走在潭边险道上。当他们走到最险处的时候，那中年汉子一侧身子将醉汉猛抗了一膀子，那醉汉连同那十二三岁的娃娃就扑哧扑哧两声，栽进了黑澄澄的深潭里。深深的潭水飞起了两堆浪花儿，涌起了层层波浪，波浪撞碎了水国里那溜圆溜圆的月亮，警散了那眨着眼睛的星星，向岸边推去，推去——。

《小将军轶事》

寥廓江天，清风明月。一切又恢复了夜的平静。那个中年汉子眼瞅深潭不知嘟囔了几句什么，又转回身慢慢悠悠地向寨子里走去，走去——。

这是一桩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被害人是姜老实和他的独生儿子狗剩。姜老实那沉重的躯体是带着满肚子的冤屈沉入潭底了，但谋杀者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仅十二岁的娃娃狗剩却逃出了深渊，冲进了历史的激流里，引出了本书所述的一连串的传奇式的故事。

第一节

在陕西、甘肃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去处，叫老龙寨。寨子座落在老龙山半腰，上下都是几十丈的悬崖陡壁，岩壁间劈出了一条羊肠小道儿通向寨子里。寨子上面是光滑陡峭的绝壁悬崖，山羊也无法上去；寨子下面是老龙潭。宜乐川的水流到这里，被曲折陡峭的山崖碰了回来，晃动着身子，打了几个回旋，夺路东去。在这里留下了一湾黑澄澄白茫茫又深又大的潭水。水深两丈多，潭广数百亩，没有舟船连寨子下面的悬崖也休想靠近。就在这样一个险要去处，住着一个土皇帝，姓曹名镇西，他凭借老龙寨天险和上千亩山林，两千多亩土地，称霸龙潭地区。

这年仲春，曹镇西和他的管家乔治民到合庆县府开会。回来的路上，在离老龙寨二里来地的地方，远远望见一位年轻女人在那里挥着手向山上呼喊。只听她喊道：“狗剩——！啊呀呀我的小祖宗，不要命啦！快下来，快下来！”曹镇西顺着那女人招呼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手里擎着一大把盛开的山丹丹花，正从那很陡很陡的山崖上向山下，山崖虽陡，这孩子却攀跳如飞，象个小猿猴儿，很快就到了崖底儿。挥午着他刚刚折来的山丹丹，向那年轻女人跑过来。当这孩子把山丹丹捧给那年轻女人的

时候，曹镇西已经策马来到他们近前。只见那女人约三十来岁，穿一件蓝布印花褂子，卯月色仁丹士林布裤子，鸭蛋脸儿，大眼睛，细嫩的脸皮儿白里透红，艳丽得象三月桃花。眼下，她正举着孩子捧给她的那一大把红彤彤的山丹丹花，低头闻了闻，半喜半嗔地说道：“听妈的话，以后不准干这种事了，可吓死妈了。”说罢，把花儿递给了孩子，弯腰提起篮子就走。一转身看到了曹镇西，急忙拉了孩子一把，站在路旁，象是怕孩子被马踩着。

曹镇西策马从这母子身边走过去，被这女人那艳丽的容颜和窈窕的身段迷住了，不禁嘟哝道：“这娘们，人面桃花，咱这山沟沟里还真的出了金凤凰了。”

“这金凤凰可惜落在鸡窝里了。”乔治民接着说。

“这么说你还认识她”？

“她就是小龙潭村姜老实的婆姨嘛。提起这两口子来就好有一比了。”乔治民瞅着曹镇西的脸儿说。

“比什么？”

“就好比《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嫁了个武大郎。——这女人名叫黄秋英，姜老实这人长的倒也罢了，但那聪明乖巧还不如这女人的一半儿。是个有名的怕老婆的。”

“这女人还挺厉害？”曹镇西象是随便闲扯，心里却急于知道这女人的脾性。

“你倒很会猜。这女人是有名的刺梅菊。美倒是很美，就是浑身是刺儿。有一次，小龙潭有个泼皮欺侮姜老实无能，趁姜老实不



插图：(1)她正捧着一大把红彤彤的山丹丹花，低头闻了闻，半喜半嗔地说：“听妈的话，以后不准干这事了。可吓死妈了。”说罢，把花儿递给了孩子，弯腰提起篮子就走。一转身看到了曹镇西，急忙拉了孩子一把，站在路旁，象是怕孩子被马踩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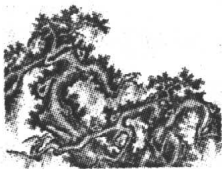
在家去调戏她，被她把脸皮抓了个稀巴烂，差点儿用刀劈了那泼皮。从此远近出了名，无人敢惹她。她那儿子也被她调教得成了个小野种儿，名叫狗剩，大概是狗吃剩了的好养活，咱这里的人常给孩子取个贱名字，图的是好养活。这小子爬山上树猴子似的，今春以来，常在山里领着孩子们打石头仗，成了娃娃司令了。

曹镇西听到这里，心里凉了半截子。但一转念，又热了起来。装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问道：“姜老实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吧”？

“他爹在世的时候还行，这女人就是当年她爹妈逃荒逃到这里，她爹看上了姜老实家里有点子粮食，才把闺女嫁给了他。但从他爹妈死了以后，前年大旱，日子也一年不如一年了，常常出去打短工糊口。”

——。

曹镇西和乔治民骑着马边走边谈，谈话内容始终没离开姜老实、黄秋英和他们的独生儿子狗剩。走着走着，不觉已到了老龙潭边，曹镇西望着这黑澄澄的一湾潭水，一个杀夫霸妻的罪恶阴谋，就在他那个秃脑袋瓜子里形成了。



第二节

当天晚上，曹镇西把乔治民叫到跟前，说：“治民哪，你明天到小龙潭儿雇个人来锄地。那个姜老实不是能干活儿吗？一定要叫他来。多化几个钱不要紧。”那乔治民本来就是有个有名的马屁精，比那慈禧太后手下的李莲英还李莲英。一听曹镇西如此吩咐，早已心领神会，天不亮就到小龙潭去了。

他一到小龙潭就在姜老实门前张罗开了。他张张罗罗地说：“曹老爷家的地长工锄不过来，急需要添个人锄地，价钱不问，只要能干。曹老爷是从来不亏人的。”姜老实听说曹镇西要找人锄地，价钱又高，就跟老婆商量了一下，扛起锄头就跟着乔治民上了老龙寨。

姜老实在老龙寨一口气儿干了十几天，帮着长工把地锄完了，曹镇西一直没露面儿，到他要算工钱的前一天，吃过了饭刚放下饭碗儿，曹镇西端着把黄铜水烟袋踱了出来。乔治民急忙介绍说：“曹老爷，这位是小龙潭的姜老实，是咱家前几天才请的人，明天再干一天就把咱家的地锄完了，打算回家去。嗯，姜老实干活儿可贴心了，又出活儿，对咱可真是实心实意呵！要是请别人，再干五天也不行。”

“噢——！工钱算了没有？”曹镇西明知故问。

“没有，明天才算呢。”

“嗯，告诉账房，给他加偿六天的工钱。晚上多炒几个菜，我曹某人是从来不亏人的。”说罢，曹镇西坐在乔治民搬来的椅子上跟姜老实拉了一阵子家常，又端着水烟袋踱了进去。

姜老实受宠若惊。非常感激曹镇西。心里想：人说老爷好见舅舅难见。老爷就是老爷，人家见识广，看道儿长，什么事儿也想得周到。打工能碰到这样一个东家，也算是走了运了。从此，曹镇西家里一有活儿，不管是地里的还是家里的，都去找他。姜老实成了曹镇西家里常用的短工了。



第三节

不觉已进入八月。

八月十五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节。这一天，当那一轮浩月高挂中天的时候，神州大地大家小户只要能擎得起饭碗的，全家老小都欢聚一堂吃月饼尝月亮，喜庆佳节。月亮圆圆的，月饼圆圆的，一家老小在圆圆的浩月下坐成一个圆圆的圆圈儿，浸润在中秋浩月的银辉之中。团团圆圆，心旷神怡。喜庆丰收，祈祷吉利。至于那些大户人家，更是设席摆酒，吟诗联对，大吃大喝了。

在中秋节前半个月，曹镇西买进了三十只羊，乔治民对姜老实说：“叫狗剩来看羊吧。曹老爷不会亏待他。”姜老实早就叫曹镇西的小恩小惠迷住了，自然是从心里愿意。第二天就带着儿子来到了老龙寨。

转眼间到了八月十五，老龙寨一片喜庆气氛。寨门两旁，临波亭上，房檐屋角，庭院周围，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寨里寨外一片红光。当一轮明月从老龙寨东南的山尖尖上冉冉升起的时候，银盘高挂，银辉撒地，与满寨的红光相互辉映。满寨子里疏影绰绰，柔光空冥，真是“天光水色与人亲，说不尽，无限好”啊。

在曹镇西的客厅里，三柱高香齐燃，香烟袅袅；尺二双烛高

烧,红光普照。中堂两边高高地悬挂着一付对联,笔锋猷劲,力透纸背。上联是:庭有馥香谢草郑兰燕桂树;下联是:室无长物唐诗晋字汉文章。

曹镇西家里的中秋筵席就摆在这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并专为长工们摆了一席。由乔治民作陪,领着长工们吃喝起来。姜老实和狗剩也都上了桌儿,桌子上摆着八个菜——红烧雏鸡,清汤氽九子,红闷肘子,手抓羊肉,红烧里脊,鸡汤竹笋,鸡蛋炒肉丝,等等,等等。大盘子大碗,摆了满满一桌子。更有那山西杏花村的竹叶青酒,贵州的茅台酒,陕西的西凤酒、甘肃的金徽酒。还有专程从古都西安买来的两个一斤的大月饼,统统摆在桌子上。筵席随着留声机扬起的轻音乐“喜洋洋”开始了,乔治民举杯说道:“老姜给曹老爷干活儿很贴心,就象给他自己家里干的一个样儿。曹老爷也把他看做是自家人。今天过中秋节,在一起团圆团圆。来,咱们一起先干这一杯——今天是中秋佳节,曹老爷特地请人到外地买来了几种名酒,你看,茅台、竹叶青、西凤、金徽。——这是曹老爷的一片心,咱样样都得尝一尝——。”他一边说着,一边领着头儿喝起来。

姜老实是个老实憨厚的庄户人,这样的场面不用说经过,就是见也没见过呵!今天身处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坐在如此丰盛的酒食桌旁,大管家乔治民又专门提名道姓的夸了他一通,受宠若惊,晕晕乎乎,只得跟着乔治民的咋呼吃菜喝酒。喝了茅台喝西凤,喝了西凤又喝竹叶青、金徽。——,狗剩不会喝酒,

只跟着大人吃菜。乔治民哄着他喝了一大口，呛得喘不上气儿来，再也不敢喝了。姜老实的酒量本来就不大，喝不到二两就醉烘烘的了。乔治民一个劲儿的劝酒。姜老实推不过，只得再喝。狗剩揪心爹喝醉了，偷偷扯扯爹的袄襟儿。这时候，曹镇西踱了过来。一到桌前就哈哈大笑说：“老姜呵，我请了这么多年人，没碰到你这么实心实意的。治民回来就夸你干活儿肯出力气，贴心。来，我敬你这杯酒。感情深，一口闷，你要是还看得起我曹镇西，就给我这个面子，把它喝干了。说着，把一个足足能盛二两白干儿的大杯子递给了姜老实。这时候，姜老实早已觉得脸发烧，耳发热，心突突地跳，喘气儿也不顺当了。但是，东家敬酒，特别是曹镇西这样的财大权重的东家亲自给他敬酒，他觉得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不喝不好。只得接过杯子，一憋气儿喝了下去。喝了这一大杯子白酒，也醉得坐不住了。

“治民哪，看样子老姜是有点子醉了，你和狗剩送他回家吧。今晚是团圆节嘛！他婆姨还在家里等着呢。哈——哈——”乔治民应了一声，对狗剩说：“娃娃，搀着你爹的胳膊，走吧。”狗剩不知是计，站起来搀着爹就走。三个人磕磕碰碰的在留声机扬起的一片欢快喜庆的轻音乐声中，挪出了客厅大门。

出寨门不远，就是老龙潭边的羊肠小道。前面交待过，这条羊肠小道是从悬崖绝壁中开僻出来的。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黑澄澄冷森森深不见底的黑龙潭。三人走上羊肠小道之后，踉跄前行，不久就走到了很险处，乔治民趁姜老实酒醉无知，狗剩不防，

突然蹬着道边的绝壁将姜老实猛扛了一膀子，姜老实和狗剩就跌落悬崖一头栽进黑龙潭里。

黑龙潭里迸出了扑哧扑哧两声水响，一切又归于寂静。茫茫大地，寥廓江天，只听见曹镇西的客厅里扬起的欢快的丝竹声。

乔治民把姜老实和狗剩一膀子扛进老龙潭以后，自言自语地嘟哝了几句，回身象没事人一样，慢慢悠悠地返回老龙寨。当他磨磨蹭蹭一步挪不了二指，慢慢地挪进老龙寨的寨门时，忽然大声惊叫起来：“曹老爷，不好了，姜老实掉进黑龙潭里了。快救人哪！”寨子里的人闻声赶了出来。正在客厅里踱着步子等消息的曹镇西，知道得手了，端着水烟袋踱了出来，装腔儿做势的喝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曹老爷，坏了，姜老实和狗剩，掉进老龙潭里了。”乔治民装出一副惊慌的样子。

“哎——呀，你看看，我怕他喝醉了酒，路上出事儿。特意叫狗剩和你搀扶他回家。你这么大个人，怎么还能叫他掉进潭里去！该死的东西。”曹镇西象是生了气，厉声骂起来。

“曹老爷吩咐了，我敢不好好照看他吗？可走出大门不远就到了潭边险道，崖子那么陡，道又那么窄，他一个醉汉，东倒西歪的，醉得象头死猪，脚下绊了一跤，一下子就栽进了潭里，连狗剩也叫他带了进去。我要不是一看不行撒了手，也早就没命了。”

曹镇西似乎被乔治民的分辩噎住了，张口结舌，没有话说。停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问道：“告诉他家里了没有？”